

<<避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避暑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92277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92276

出版时间：2012-11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(智利)何塞·多诺索

页数：190

字数：144000

译者：赵德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避暑>>

前言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取决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

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

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鹜，甚至停留。

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

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

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

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

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

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

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

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

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

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。

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

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

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

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

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的莫泊桑，他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

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

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

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

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愠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

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

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

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

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

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。

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

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

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的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

<<避暑>>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

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沦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瞳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

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

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

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

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

在俄罗斯小说家那里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

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人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

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势必有着潜在的凝聚力。

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

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

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

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

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温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

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

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

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

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

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

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采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

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

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

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

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

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

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

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

<<避暑>>

系，也可见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

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。

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。

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：

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。

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

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

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

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

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

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

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

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

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“《YO-YO》”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

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...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.....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

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。

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

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 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

<<避暑>>

内容概要

在何塞·多诺索的这部短篇小说集《避暑》中，他一生中孜孜以求的创作主题开始崭露头角。从《避暑》到《查尔斯顿舞》，从《精彩的晚会》到《桑特利塞斯》，多诺索在这些作品中提出的主题思想就是他长期坚持的东西：老年人那封闭、令人不安、无法进入的世界；代表释放痴迷激情存在的女佣；身份的变换或曰天地变换；以及来自一个主人公痴迷的念头所创造的世界。这些作品奠定了他日后成为拉美小说领军人物的基石。

<<避暑>>

作者简介

<<避暑>>

书籍目录

序言
避暑
同名的人
金发碧眼白人
夫人
精彩的晚会
两封信
丹麦货栈
查尔斯顿舞
闭门
安娜·玛丽亚
兜风
小工
“中国”
桑特利塞斯

<<避暑>>

章节摘录

“留下……”他轻声说。

户外，夜空很亮。

一根细树枝探进了窗口，房间的角落里，树影在儿童玩具旁边东躲西藏。

海水把一切汇集到它持久的音乐浪潮中。

劳尔没有松开卡门的手，而是抚摸着她光洁的手臂，然后把她的手放到自己胸口上，条纹睡衣下面，他的心在跳动。

他让她把手留在那里。

“这个礼拜天您想去圣克鲁斯，对吧？”

跟几个臭小子看戏去，对吧？”

”卡门吓了一跳。

她可不希望那位大讲道德、常做弥撒的太太知道她周日的行踪。

她问劳尔：
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”“我听见您亲口说的。”

”劳尔引导姑娘的手在黑暗中摸他温暖的颈部、耳朵，带咸味的头发。

窗帘在轻风中不停地摇来摆去。

劳尔继续说道：“您愿意的话，周日我可以生病，您就用不着带我出去散步了。

那您就可以跟臭小子看戏去啦。”

”卡门没有马上回管。

她感觉劳尔的蓝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她的目光。

她缓缓地抚摸他的脖子，他则爱抚她光洁的手臂。

这是个特别让人喜欢的孩子。

但不难猜出他有所要求。

她问他要干什么。

劳尔攥紧卡门的手臂，让她都觉得疼了。

他说：“星期一下午带我去海滩！”

”寂静。

寂静中，海水依然静静地拍着岸边，听上去近在咫尺。

【卡门点点头。

楼下传来嘈杂声。

今天晚上，劳尔的母亲有客人】来访。

“我得去送饮料了。”

”“晚安。”

”劳尔轻声说。

“晚安。”

”她应声道。

黑暗中，她弯腰去亲吻劳尔的前额时，他突然伸出双臂搂住卡门的脖子，她感受到他温润的嘴唇贴在她嘴上。

“真美！”

”卡门轻声说，一面离开劳尔的拥抱。

她走了。

他立刻睡着了。

星期六，劳尔让母亲看他脚上有一大块血印。

妈妈难过地说，明天在家好好休息吧。

于是外出散步取消了。

<<避暑>>

当天夜里，卡门担心这孩子干出的事情，上楼想找他谈谈。

可他发现他已经安然入梦了，嘴角还挂着明显的笑意呢。

礼拜天，母亲很晚才让劳尔起床，命令他静养一整天。

此前，父亲突然去了圣地亚哥。

母亲的情绪恶劣，头发乱蓬蓬的，整个下午都在劳尔身边织毛衣。

皮肤上的血印差不多在次日便痊愈了。

劳尔说，不痛了，想上午去海边，下午去松林捡松子。

下午，卡门沉默不语，好像有些生气，她带劳尔去了海滩。

路上，他问她：“阿姨，怎么啦？”

卡门皱皱眉头，不说话。

在海滩上，二人要找海梅。

后者没在往常待过的地方。

罗莎一看见两人感到很惊喜，以少见的亲切态度招呼着卡门。

她俩对孩子们说，别跑远了，下午天凉，要早点回家。

孩子们一聚到一起，立刻玩起弹弓来。

劳尔已经学会打弹弓了，可是打不准。

他们说话很少。

劳尔要求：“给我唱歌吧！”

海梅唱起歌谣来。

单调的歌声时高时低，地平线时不时地衬托出他轮廓分明的侧影。

冷风来了，小镇昏暗了，要下雨了。

海滩上，几乎没人了。

劳尔双手插入干燥、但冰凉的沙土里，哭了起来。

海梅的歌声越来越令人惆怅，劳尔的呜咽变成了号啕。

他好像从来没这么放声大哭过。

卡门本来在遐想，没有十分专注于电影杂志，一看到他哭，立刻跑了过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她问。

“脚痛吗？”

海梅歌声没断。

他双眼紧闭，脸上有一种神秘莫测的表情。

他什么也不看，什么也不听。

劳尔的啜泣变成了呻吟，但还有力气，有一种陌生的需要。

卡门火了，她冲海梅吼道：“你把小劳尔整哭了，臭小子！”

她揪住海梅要揍。

罗莎赶来，一见卡门要抽海梅，扑上去拦住，一面叫道：“你有什么权利打孩子？”

“你瞧瞧吧！”

他把孩子弄哭了。

肯定是个爱打架的小子。

一定是那个恶心的意大利女人的崽子。

可教他犯混的一定是你。

昨天我就对你说过了，自从你对我干了那种下流的事以后，我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。

“更好！”

宝贝，咱们走！

罗莎对海梅说。

海梅起身跟罗莎走了，没有回头。

劳尔到家还一直啜泣呢。

<<避暑>>

他有点低烧。

母亲让他睡下，看见儿子这副样子，陪在他身边很久。

劳尔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入睡。

第二天，经过骚动的一夜，他的低烧和哭声依旧。

大人问他感觉如何，他仍然不说话。

发生的事让卡门害怕了。

说出实情之后她被辞退了。

夏季一天天过去了，母亲花在照看儿子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。

低烧逐渐退去，啜泣声减弱了许多。

只是红红的眼睛还有些许微肿。

一周后，劳尔完全康复了，他恳求母亲下午带他去海滩。

.....

<<避暑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们大家都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：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，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“章，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，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，阿莱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—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——多诺索等许多拉美作家的写作丰富了西班牙语的叙事风格，在他们的贡献下，欧洲，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才发现了拉丁美洲，——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——何塞多诺索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有特别的重要性。

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多诺索早期的创作，那时就已经展露出他整个文学世界的草图。

——安娜·玛丽亚·莫伊斯

<<避暑>>

编辑推荐

何塞·多诺索，智利著名作家，拉美“文学爆炸”主将之一。他1924年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，曾先后于智利大学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，留美期间开始写作。1951年回国后，曾在《埃尔西亚》杂志社工作五年。195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说》，1960年出版第二部短篇集《查尔斯顿舞》。1964年多诺索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加冕礼》；1965年在墨西哥居住期间出版《没有界限的地方》。

在何塞·多诺索的这部短篇小说集《避暑》中，他一生中孜孜以求的创作主题开始崭露头角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